

世界经典名著文库

童年 在人间 我的大学

Tong Nian Zai Ren Jian Wo De Da Xue

[苏联] 高尔基 / 著 张敏 / 译



世界经典名著文库

Tóng Nián Zài Rén Jiān Wǒ De Dà Xué

童年 在人间 我的大学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苏] 高尔基著 张敏译
藏书章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 / (苏)高尔基著;张敏译.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9
ISBN 7-207-07110-8

I.童... II.①高... ②张... III.长篇小说-作品集-苏联 IV.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06224号

策划:钟雷
责任编辑:王爽

主编:崔钟雷
副主编:王丽萍 杨琦
装帧设计:稻草人工作室



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

[苏]高尔基著 张敏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150008)

www.longpress.com E-mail hljrmcbs@yeah.net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7.5 字数 488 千字
2007年1月第1版 2007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7-207-07110-8/I·942

定价:18.00元



Tong Nian Zai Ren Jian Wo De Da Xue

童年 在人间 我的大学

前言

高尔基(1868—1936)原名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是前苏联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

高尔基出生于俄国下诺夫戈罗德(今高尔基市)的一个普通的木匠家庭,早年丧父,后随母亲寄居在经营小染坊的外祖父家里,只上到小学三年级,就因外祖父破产而辍学。从此他便开始独自出外谋生,走向“人间”,到处流浪。先后当过学徒、信差、码头搬运工、面包工人、戏院配角等,饱尝了人世间的辛酸冷暖。二十岁后开始在全国各地流浪,并参加秘密革命活动。

1892年他以马克西姆·高尔基为笔名发表了处女作《马卡尔·楚德拉》,开始了文学创作的生涯。“马克西姆·高尔基”俄文原意为“最大的痛苦”,真实地表达了高尔基经历过的种种痛楚与磨难。早期作品充满了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鹰之歌》、《海燕之歌》等充满了对战斗、自由的渴望以及对光明未来的无限憧憬。自90年代末起他的创作开始成熟起来,先后发表了长篇小说《福玛·高尔杰耶夫》、《三人》,剧本《小市民》、《底层》、《仇敌》,中篇小说《奥古洛夫镇》、《马特维·克日米亚金的一生》等作品。1901年起因参加革命工作数次被捕。1906年发表长篇小说《母亲》,描绘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壮丽场景,列宁对该书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十月革命之后,高尔基创作了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他晚年除写了热情洋溢的特写、政论、评论文章外,还著有长篇小说《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和史诗性的巨著《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

《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是高尔基著名的三部自传体长篇小说,通过对作家童年、少年、青年时代生活和命运的描写,展现了世纪之交广阔的时代背景和一颗伟大心灵成长的精神历程。

《童年》是高尔基自传体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小说讲述了小主人公阿辽什卡十

岁以前的童年生活，记叙了主人公成长、生活的历程，描写了那令人窒息的、充满可怕景象的狭小天地。小说从“我”随母亲去投奔外祖父写起，到外祖父叫“我”去“人间”混饭吃结束。外祖父开了家染坊，但随着家业的日渐衰落，他变得专横残暴，经常毒打外祖母和孩子们，狠心地剥削手下的工人。他还暗地里放高利贷，甚至怂恿帮工去偷东西。两个舅舅也是粗野、自私的市侩，整日为争夺家产争吵斗殴。在这样一个弥漫着残暴和仇恨的家庭里，幼小的阿辽什卡过早地体会到了人间的痛苦和丑恶。然而在这个家庭中却有一人例外，她就是外祖母。外祖母慈祥善良、热爱生活，对人忍让。她犹如一盏明灯，照亮了阿辽什卡敏感而孤独的心，使他在黑暗污浊的环境中仍保持着生活的勇气和信心，并逐渐成长为一个坚毅、正直和充满爱心的人。

《童年》是高尔基创作成熟时期的作品，从这被真实记述下来的自传中，我们可以看出青少年时代的高尔基对小市民习气的深恶痛绝，对自由的热切追求，对美好生活的强烈向往。

《在人间》是高尔基自传体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小说描述了小主人公阿辽什卡1871年到1884年的生活。为了生活，阿辽什卡与外祖母摘野果出卖糊口，他当过绘图师的学徒，在一艘船上当过洗碗工，当过圣像作坊徒工。在人生的道路上，他历尽坎坷，与社会底层形形色色的人们打交道，并有机会阅读大量书籍。生活阅历和大量的阅读扩展了阿辽什卡的视野，他决心“要做一个坚强的人，不要为环境所屈服”。他怀着这样的坚定信念，离开家乡奔赴喀山。

在小说中，高尔基不仅再现了形形色色的小市民和他们的生活习俗、道德观念和精神境界，而且塑造了一系列体现劳动人民智慧才能的人物形象，广泛深刻地再现了广大底层劳动者的悲惨生活和他们的思想情绪，描绘了俄国社会一个时代的历史画卷。

《我的大学》是高尔基自传体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小说讲述了饱尝人间辛酸的阿辽什卡，抱着进大学读书的理想来到喀山，但那时的大学是不向穷人敞开的，阿辽什卡的理想破灭了。过了不久他便参加了秘密的革命活动。贫苦的生活使他在伏尔加河一带流浪，和搬运工、小偷、乞丐生活在一起。后来，他在面包店找到工作，向工人们传播革命理想，参加了大学生的秘密组织，鼓励工人罢工。社会的腐朽和个人的困境使他自杀未遂而受伤。伤愈后，他带着新生的力量，离开喀山，重新走上流浪的道路。

《我的大学》写出了高尔基对苦难的认识，对社会人生的独特见解，字里行间涌动着一股生生不息的热望与坚强。它内涵丰厚，耐人寻味，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精彩纷呈的精神世界。

世界经典名著文库

Shi Jie Jing Dian Ming Zhu Wen Ku

巴黎圣母院

简·爱

昆虫记

傲慢与偏见

鲁滨孙漂流记

童年 在人间 我的大学

海底两万里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羊脂球

复活

汤姆·索亚历险记

红与黑

飘(上、下)

高老头 / 欧也妮·葛朗台

福尔摩斯探案集

呼啸山庄

少年维特之烦恼

双城记

三个火枪手

苔丝

名人传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们

神秘岛

八十天环游地球

格列佛游记

茶花女

欧·亨利短篇小说选

契诃夫短篇小说选

基督山伯爵(上、下)

悲惨世界(上、下)

目录



Tóng Nián Zài Rén Jiān Wǒ De Dà Xué

童年 在人间 我的大学

童年..... 1

在人间 139

我的大学 433

— • *Content* • —

童年

SHIJIEJINGDIAN
MINGZHUWENKU

第 1 章

在阴暗而又窄小的屋子里，父亲懒洋洋地躺在地板上。他身穿白色衣裳，光着脚，手指打着弯儿。此刻，他快乐的眼睛紧紧地闭着，仿佛是两个黑洞，跟往常一样齜着牙咧着嘴，好像在吓唬我。

母亲跪在他身边，用一把我锯西瓜皮的小梳子，替父亲整理着头发。

母亲穿着红色的围裙，粗里粗气地叨咕着，眼泪不停地从她红肿的眼睛里流出来。

姥姥紧紧地拉着我的手，不停地哭，浑身发抖，弄得我的手也抖起来。

她要把我推到父亲身边去，我不愿意，心里很害怕！我从没见过这种阵势，有一种莫名奇妙的恐惧感。

我不明白姥姥反复跟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快，跟爸爸告别吧，孩子，你还很年轻，可是他死了，你再也见不到他了，亲爱的……”

我一向信服姥姥说的话，尽管现在穿一身黑衣服，她的脑袋和眼睛都显得出奇的大，挺奇怪，也挺好笑。我小的时候得过一场大病，险些送了命。父亲一直看护着我，后来，姥姥来了，我更喜欢她来照顾我。

“你从哪儿来？”我问。

“尼日尼，坐船来的，水面上是不能走的，小鬼！”她答。

在水上不能走？坐船？啊，太好玩了，太有意思了！我家的楼上住着几个大胡子的波斯人；地下室住着贩卖羊皮的卡尔麦克老头儿；沿着楼梯，可以滑下去，要是摔倒了，就会头向下摔下去。所有的这一切我都非常熟悉，可我却从来没听说过从水上来的人。

“我怎么是小鬼呢？”

“你爱多嘴多舌！”她笑眯眯地说。从那时起，我就爱上这个慈祥而

又和气的老人了，我希望她带我离开这儿，因为在这儿实在难熬。母亲的哭声让我心神不定，她一向是严厉的，从来也没有这么软弱过。母亲人高马大，身体强壮，手非常有劲儿，她总是穿戴得利利索索的。可是如今不行了，她的衣服歪斜凌乱，乱七八糟的；以前头发梳得光光的，贴在头上，像顶亮亮的大帽子，现在却散乱地落在赤裸的肩上，她跪在那儿，以至于有些头发碰到了爸爸的脸。我站了好半天了，她看也不看我一眼，只是一个劲儿地为父亲梳着头，泪水哗哗地流。门外吵吵闹闹地站着好些人，有穿黑衣服的乡下人，也有警察。

“行啦，快点儿收拾吧！”

警察不耐烦地吼叫着。窗户用黑披肩挡着，来了一阵风，披肩被吹了起来，呼呼作响。声音让我记起了那次父亲带我去划船的事。我们正玩的起劲儿，突然天上一声雷响，吓得我大叫一声，浑身发抖。父亲大笑起来，用膝盖夹住我，大声说：“别怕，没事儿！”

想到这儿，我忽然看见母亲吃力地从地板上站起来，还没站稳，就仰面倒了下去，头发散落在地板上。她双目紧闭，面孔铁青，也像父亲似的一咧嘴：“滚出去，阿辽什卡！关上门。”

姥姥跑到了角落里的一只箱子后面，母亲在地上打着滚儿，痛苦地呻吟着，把牙咬得格格响。姥姥跟着她在地上爬着，惊恐地说：“噢，圣母保佑！以圣父圣子的名义，瓦莉娅，挺住！”

太可怕了！她们在父亲的身边爬来爬去，来回碰他，可他一动不动，好像还在笑！她们在地板上折腾了好半天，母亲有好几次站起来都又倒下了；姥姥则像一只奇怪的黑皮球，跟着母亲滚来滚去。突然，在黑夜里，我听见一个孩子的哭声！“噢，感谢我的主，是男孩！”

蜡烛点着了。后来的事儿我不记得了，也许是在角落里睡着了。我记忆中可以接上去的另外一个印象，是坟场上凄凉的一角。

那天下着雨，我站在粘脚的小土丘上，看着人们把父亲的棺材放进深深的墓坑。

坑里全是水，还有几只青蛙，有几只已经爬到了黄色的棺材盖上。站在坟边的，有我、姥姥、警察和两个手拿铁锹脸色阴沉的乡下人。



雨点不停地打在大家的身上。“埋吧，埋吧！”警察下着命令。

姥姥又哭了起来，用头巾捂着脸。乡下人马上撅起屁股，忙着往坑里扔土。土打在水里，哗哗直响。那几只青蛙从棺材上跳了下来，往坑壁上爬，可是土块又极快地把它们打了下去。

“走吧，阿辽什卡！”姥姥按了按我的肩膀，我甩开了，我不想走。“唉，真是的，上帝！”

不知她是在埋怨我，还是在埋怨上帝。她无声地站在那儿流着泪，坟填平了，她仍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后来起了一阵风，把雨给刮走了。那两个乡下人用铁锹平着地，吧唧吧唧地响。姥姥带着我，穿过一排排数不清的黑色的十字架，走向远处的教堂。

“你为什么不哭？应该大哭一场才对！”走出坟场，她批评我说。

“我不想哭。”我说。

“噢，不想哭，那就算了，不哭也好！”姥姥一脸的无奈。

我极少哭，哭也是因为受了气，而不是疼什么的。我一哭，父亲就嘲笑我，而母亲则严厉地斥责我：“不许哭！”

我们坐着一辆小马车，走在凌乱的街道上。街道很宽，两旁都是深红色的房子。

“那几只青蛙会活着出来吗？”

“或许出不来了，可上帝会保佑它们的，没事儿！”

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都没有这么热心地祈求过上帝。几天后，我和姥姥、母亲上了一艘轮船。刚生下来的小弟弟死了，包着白布，外面绑着红色的带子，孤独地躺在一张小桌子上。我坐在包袱上，从窄窄的窗户向外张望，外面泛着泡沫的脏水向后退着，四溅的水花不时地打在窗户上。我突然跳了起来。

“噢，别怕！”姥姥用她那双大手把我抱了起来，放到了包袱上。水面上灰雾茫茫，远方偶尔现出黑色的土地来，马上就又消失于浓雾之中了。周围的所有东西都在抖动，只有母亲，双手枕于脑后，靠着船站着，像雕像那样一动不动。她脸色铁青，双腿绷直，一声不响。她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连衣服都变了，我觉得她越来越陌生。姥姥常常对她说：

“瓦莉娅，吃一点儿东西吧，少吃点儿，好吗？”

母亲好像没听见，依旧站着不动。姥姥跟我说话总是轻声慢语的，和母亲说话声音就大了点儿，可也很小心，似乎还有点儿胆怯似的。她像是有点儿怕母亲，这使我和姥姥更亲近了。“萨拉多夫，那个水手呢？”母亲突然急促地吼道。

什么？萨拉多夫？水手？奇怪。一个白头发的人走进来，他穿着一身蓝色衣服，拿着个木匣子。姥姥拿过木匣子，把小弟弟的尸体放了进去。她托着木匣子走向门口，可她太胖了，要侧着身子才能挤过窄窄的舱门。她有点儿慌张。

“看你，妈妈！”母亲叫了一声，夺过木匣子，接着她俩就走了。

我还在舱里，看着那个穿蓝色衣服的人。“啊，小弟弟死了，是吧？”

“你是谁？”

“水手。”

“萨拉多夫呢？”

“是个城市。你看，窗外就是！”

窗外的浓雾中不时现出移动着的黑土地，像是刚从大面包上切下来的圆圆的一块儿。

“姥姥呢？”

“去埋你的小弟弟去了。”

“埋在地下？”

“不埋在地下埋在哪儿？”

我给他讲述了埋葬父亲时埋下了几只青蛙。他把我抱起来，亲了亲，说：“啊，小朋友，有些事你还不不懂！不必可怜那些青蛙，可怜可怜你的妈妈吧，你看她被折磨成什么样子了啊！”

汽笛呜呜地响了。我懂的，这是船在叫，所以并不怕。那个水手匆忙放下我，跑了出去，边跑边说：“赶快，赶快！”

我不由自主地也跟着跑了出去。门外，昏暗的过道里一个人也没有，我非常害怕。楼梯上镶着的铜片闪闪发光。往上看，有些人背着包袱、提着提包在走动。他们要下船了，我也要下船了。当我和大家一起

走到踏板前时，有人对我叫了起来：“谁的孩子啊？你是谁家的？”

“我不知道我是谁的孩子。”

那人拍拍我的肩上下打量着我，弄得我有点儿晕头转向。那个白头发的水手跑了过来，把我抱起来说：“噢，他是从舱里跑出来的，从阿斯特拉罕来。”

他把我抱回舱里，扔在行李上，恐吓着我：“再乱跑我要使劲打你了！”

我呆坐着。头顶上的脚步声、人声终于没有了，轮船也停止了打颤。船的窗户外边竖着一堵湿漉漉的墙，舱里漆黑一片，行李好像都大了一圈儿，挤得我喘不上气来。我难道就这样永远地被扔在了船上？我去开门，开不开，铜门把手根本就扭不动。我拿起装牛奶的瓶子，使劲儿向门把手砸去，瓶子碎了，牛奶顺着我的腿流进了靴子里。我非常失望，躺在包袱上，悄悄地哭了起来。最后，不知什么时候，我含着眼泪睡着了。轮船启动的颤动把我惊醒了，舱里的窗户明晃晃的，像个小太阳。姥姥坐在我身边，皱着眉头不停地自言自语。她的头发很多，密实地盖住了双肩、胸脯、膝盖，一直拖到地上。她用一只手把头发从地上揽起来，吃力地把那把很小的木梳梳进厚厚的头发里。她的嘴唇不自觉地歪着，黑眼睛生气地盯着前面的头发；她的脸在大堆的头发里显得很小，很可笑。看样子她今天不太高兴，不过我问她头发怎么这么长时，她的语调还像昨天一样温柔：“这是上帝给我的惩罚，是他在让我梳这些该死的头发！年轻的时候，这是我可供骄傲的宝贝，可现在我诅咒它了！睡吧，我的宝贝，天还早呢，太阳刚出来！”

“我不睡了！”

“好，不睡就不睡了。”她马上就同意了，一面编着辫子，一面看了看沙发上睡着的母亲，母亲躺在那儿，一动不动，直挺挺的像根木头。“好了，你说说，昨天你怎么把牛奶瓶给打碎了？小点儿声告诉我！”

她说得温和甜蜜，每句话都那么有耐心，我记住了每个字。她笑起来的时候，黑色的眼珠亮亮的，闪出一种掩饰不住的愉快，她的牙齿雪白，面孔虽然有点黑，可依旧显得年轻。她脸上最难看的大概就是那个



软塌塌的又大又红的鼻子头了。她从黑暗中把我领了出来,走进了光明,还为我周围的一切带来了美丽的光环!她是我永远的朋友,是最了解最关心我的人,我与她最知心!她以无尽的爱引导了我,让我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都绝不丧失生存的勇气!40年前的这些日子,轮船在我的记忆中慢慢地前进着。我们坐了好几天船才到尼日尼,至今我还能清晰地回忆起那些美好的日子。天气晴朗时,我和姥姥整天都待在甲板上。伏尔加河静静地流淌着,秋高气爽,天空晴朗无云,两岸的秋色很重,一片收获前的景象。橘红色的轮船逆流而上,船桨轻快地拍打着蓝色的水面,隆隆作响。轮船后面拖着一只驳船,驳船是灰色的,像只土鳖。随着轮船的移动,两岸每时每刻都变幻出新景色,城市、乡村、山川、大地,还有水面上漂浮着的美丽的树叶。

“啊,多美啊!”姥姥容光焕发,在甲板上来回走动,兴奋地睁大了眼睛。她偶尔站住,立在那儿,对着河岸发呆,她两手交叉围在胸前,面带微笑,眼含泪水。我扯了扯她的黑裙子。“噢,我好像睡着了!”她一震。

“你为什么哭了?”

“亲爱的宝贝,我哭是因为我太快乐了!我老了,我已经活了60年了!”

她闻了闻鼻烟,开始给我说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有善良的强盗,有妖魔鬼怪,还有阴险的圣人贤士。她的声音很低,脸紧紧地贴着我的脸,神秘地盯着我的眼睛,似乎可以往我的眼睛里灌进令人振奋的力量。她讲得形象生动,非常好听,每次她讲完了,我总要恳求她:“再讲一个!”

“好,好,再讲一个!”

“有一个灶神爷,住在炉灶里,面条儿扎进了他的脚心,他哎哟哎哟地直叫:‘哎哟,疼啊,我受不了了,小老鼠!’”

边讲着,姥姥边抬起一只脚,晃来晃去,假装非常痛苦的样子,好像她就是那个面条儿扎进了脚心的灶神。和我一起听故事的还有船上的水手们,都是些留着胡子的高大的男人。他们都夸姥姥讲得好,要求

道：“再讲一个，老太太！”他们还豪爽地一挥手说：“走，跟我们一起去吃晚饭！”

餐桌上，他们让姥姥喝伏特加，让我吃西瓜，还有香瓜。不过，这一切都是偷偷进行的，因为船上有一人禁止所有的人吃水果，让他看见了就会毫不留情地把水果全扔进河里。这个人穿的衣服有点儿像警察的制服，上面钉着铜扣子，整天都喝得醉醺醺的，人们都躲着他。母亲极少到甲板上来，她躲着我们。母亲身材高大而且挺拔，面孔铁青，辫子粗大，盘在头顶上，像王冠似的。她永远沉默着，好像有一层看不见的雾笼罩着她，她那双和姥姥一样的灰色的大眼睛，好像永远在从遥远的地方冷漠地观察着人世。她曾经严厉地提醒姥姥：“妈妈，人家可都在笑话你呢！”

“我不在乎，尽管去笑话吧，让他们笑个痛快！”

我的头脑中还可以清楚地回忆起，姥姥一看见尼日尼，就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她兴奋地拉着我靠在船舷旁边，大声地说：“你看看，啊，太美了！那就是尼日尼，看啊，真像神仙住的地方！你看，那是教堂，好像是在空中飞翔！”

她兴奋得快流出眼泪了，央求着我母亲：“瓦莉娅，你快看看啊！你快把这地方都忘了吧，快看看呀，你会高兴的！”

母亲非常勉强地笑了一下。轮船停在了河中央。河上停满了船只，成千上百根桅杆伸向天空。一只载满了人的船靠上了轮船，人们从船上搭好梯子，爬到了轮船的甲板上。有一个非常瘦小的老头儿走在最前面，他穿着一身黑衣服，胡子是金黄色的，鼻子是弯的，眼睛是绿的。

“爸爸！”母亲响亮地大喊一声，扑进了他的怀里。他抱住母亲，抚摸着她的脸，声音尖锐地喊着：“噢，傻孩子，怎么啦？”

“唉，你们这些人啊！”

在这同时，姥姥则像个转动的陀螺，瞬间就和所有的人拥抱、亲吻过了。她把我带到大家面前：“噢，快快，这是米哈洛舅舅，这是雅可夫舅舅，这是娜塔莉娅舅妈，这两个表哥都叫萨沙，表姐叫卡杰琳娜！我们都是家人，怎么样，多不多？”



姥爷问姥姥：“过得怎么样，老妈妈？”

他们吻了三下。姥爷把我从人堆中拉了出来：“你是谁啊？”

“我从阿斯特拉罕来，从船舱里跑出来的……”

“噢，天啊，他说的什么话呀？”姥爷问我母亲，没等我回答，他又一把把我推远些审视，“啊，看看，长得跟他父亲一模一样！好了，下船吧！”

下了船，沿着斜坡往上走，斜坡上铺满了鹅卵石，路的两侧是枯黄的野草。姥爷和母亲走在最前面。他的个头儿很矮小，刚到母亲的肩膀，但他走路很快，而母亲就像浮在空中，俯视着她的父亲。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两个舅舅：米哈洛舅舅的黑头发整理得异常整齐，他像姥爷一样干瘦干瘦的；雅可夫舅舅的头发是浅色的，打着卷儿。还有几个肥胖的女人，穿得很鲜艳；六个孩子在最后面，都一声不出。和我走在一起的是姥姥和小个子舅妈娜塔莉娅。这位舅妈脸色苍白，蓝眼睛、大肚子，走起路来很吃力，常常停下来，喘着气：“哎哟，我可走不动了！”

“唉，他们怎么让你也来了？真蠢！”姥姥骂道。走在人群中间，我感到孤独，我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连姥姥好像也变了，跟我疏远了似的。我最不喜欢姥爷，我感觉他身上有某些敌意。我有点怕他，还有点好奇。上了坡，便到了大街，一座低矮的平房大院展现在面前。粉红色的油漆已经很肮脏了，房檐很低，窗户是凸出来的。仅仅是看外观，你会觉得里面的地方应该很大，可里面却分成了许多间小房子，非常拥挤。到处都是人，大家好像都在发脾气，怒气冲冲地来回走动，孩子们则像一只只麻雀，跳来跳去的，空气中散发着一股特别难闻的味儿。院子里挂满了湿淋淋的布，地上到处都放着水桶，里面的水五颜六色，也泡着布。墙角处一个矮得贴了地的小房子里，炉火烧得正旺，什么东西煮开了锅，咕嘟嘟地响，一个看不见人影的人在里面什么地方喊着些奇怪的词儿：“紫檀——品红——硫酸盐。”